

儒学部

學術 博記 博識 不學 著昏 昏籍 借昏

鬻書 藏書 校書 讀書 勤讀書

不讀書 作史

事文別集

4加3
167/160
230



43
1640
30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一

建業

祝融

和父

編

金陵

唐書

子初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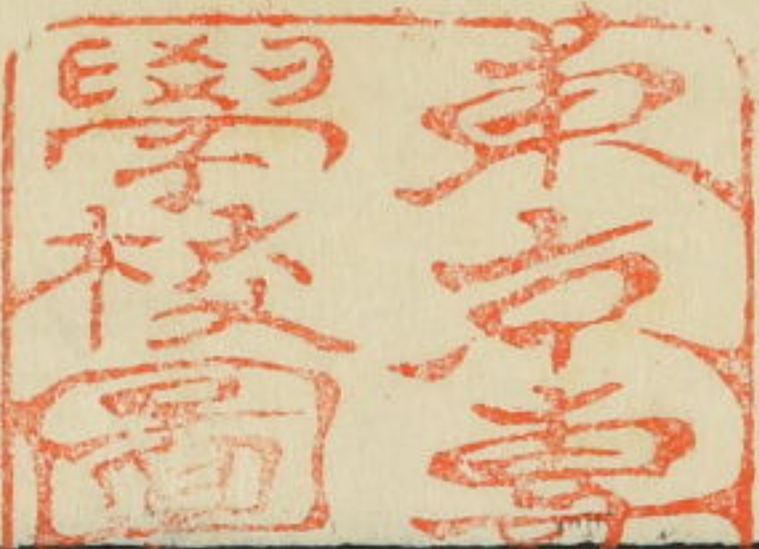
儒學部

學術

博記

博識

凡此等記博識以及此等記博識之類皆屬六藝中之記博識也凡此等記博識之類皆屬六藝中之記博識也凡此等記博識之類皆屬六藝中之記博識也



利
268
30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儒學部

學術

博記 博識
博學

羣書要語學出於官周官幼學壯行梁惠古之人得志澤加於

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儒

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荀富有學術業楊學行學而後入政未聞

以政學者也前儒林序博記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易好古博雅

君子書序儒有博學而不窮儒行博學無方內則記問之學不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足為人師 學記 博聞強記 孔叢子 博識博聞強識謂之君子 曲

禮博物不窮 孔叢子 不學不學面墻 周官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杜 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 韓

魏冠講唐虞 韓 許身如稷契 山谷 博記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

讀 韓 博識欲知博物妙故以求焉 東坡 不學不讀一字書 李

從來不讀半行書 荆公

古今事實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面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

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堯舜君民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見之哉

朝夕納誨

高祖夢得說爰立作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說命

思兼三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真儒無敵

真儒無敵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寡君安得削揚

魯國一儒

魯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哀公召而問以國事子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爾田子方篇

非堯舜不陳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公孫丑下

劉子學術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

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我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太節也今成子墮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十三

晁錯刑名

晁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

通於世務

董仲舒公孫弘倪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公孫弘曲學

袁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稽古之力

桓榮為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

阿蒙學識

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始就學魯肅過蒙言議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諸葛出師

諸葛亮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二顧臣於草廬之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不負所學

陸贄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能識亡書

以下係傳記

漢武帝幸江東亡書二篋詔問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帝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口對兵事

霍光問張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

五行並下

應奉少聰明自為兒童時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

並下爲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對說罪係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

一覽能識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昔賢書曹娥碑後蔡邕能聞手摸其文而讀之

一面不忘

吳朱威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簿書心計

吳顧譚爲左郎每省簿書屈指心計未嘗下籌盡發疑謬

誦道旁碑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武庫

晉杜預朝野號曰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青箱

南史王彪之博聞多識江左舊事緘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書厨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乃歎服曰陸公書厨

閱市肆書

見齋書目

記爵里刺

夏侯榮幼聰明經目輒識文帝聞而詰焉賓客百餘人人一秦刺悉書其郡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示之一過而使之徧談不謬一人帝奇之

賦詩皆記

北齊邢邵與裴伯茂等宿飲王昕舍相與賦詩數十首在主人奴處旦日奴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

五日記漢書

北齊邢邵在洛陽專以山水游宴不暇勤業掌霖兩讀漢書五日略能徧記後飲譖倦方尋經史五行俱下便無所遺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能記乘驢

楊愔性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漫漢自三儂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鞞障面我何為不識卿漫漢驚服梁敬帝紀

暗記補亡

梁陸倕嘗借入漢書失五行志四卷倕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模水中碑

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張建章帛包麥屑置水中模而讀書之不欠一字此夢瑣言

暗疏列女傳

太宗寫列女傳於時無本虞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

盡識居民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一 六 德壽堂

張巡初守睢陽時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偶熟此卷

張巡嘗見于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書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量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卷以試無不盡然

一覽千言

蘇頲一覽千言輒覆誦

徧讀秘書

李邕自言讀書未徧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李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

七過萬言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字試之十過已通熟御史臺記

五經庫

房輝遠世傳儒學半洪稱為五經庫

九經庫

谷律那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

五總龜

殷踐猷博學貧知章號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借閱三史

張安道年十二家貧無書置就入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得其

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墓誌

惜歐不讀書

劉原父效在詞掖有立馬揮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於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未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客已而復追問令立俟報就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歐公大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五代史載入閣一段事即答簡所云公嘗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曰軾輩將如之何百家詩

寫黨錮傳見遷謫門

當求放心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求放心却去讀書逐一覽無遺朱語錄

玩物喪志

謝顯道錄古人善行別作一策明道先生曰是玩物喪志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云近思錄

耻一物不知以下係博識

仲尼耻一物之不知張衡傳

多識

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三豕渡河

卜商及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家語

識專車骨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者何最大仲尼曰禹致群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天也

史記

識肅慎矢

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矐矢長尺有咫陳潘公使問

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矐矢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史記

牛鐸勞薪

荀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音樂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即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遂能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

晉書

識海鳧毛

惠帝中人有得毛長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事文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九

德壽堂

識龍鮓

陸機嘗餉張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識雉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

識石鼓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識豐城劍

見劍門

學殖將落以下係不學

周原伯魯不說學問于憲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左昭十八

二諱不學

范獻子聘於魯問其山教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其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國語

不識井星

秦有司奏太白犯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符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濁耳何所怪乎漢高紀

不學亡術

事文類聚

卷之一

德壽堂梓

霍光受禪祿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安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灰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誤解蹲鴟

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蜀都賦注解蹲鴟羊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饋蹲鴟顏氏家訓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復註釋解蹲鴟云今之羊中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拊掌大笑唐新語

錯寫弄聲見生子門

不識龍星

北齊源師攝祠部掌白高阿那肱龍見當臺阿那肱驚曰何處

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零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陳紀

伏獵侍郎

唐戶部侍郎蕭良言丞掌伏臘為伏獵嚴挺之謂張九齡曰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

不識杖杜

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過判語有杖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誤讀釜根見閩闕子弟門

不識班固

張由古無學術對衆歎班固文章不入文選衆對以兩都班然

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 唐温廷秀章撰子

面試曳白

元宗朝選人入等者六十四人上召面試之張奭手持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 通鑑

没字碑

五代任圜曰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没字碑

妄引書語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曰如喪考妣上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筆談

愛掉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閣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致詞進搥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玉壺清話

不識字義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實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鵝冠云五藏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胃懷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鵝冠子也

讀霍光傳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太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恠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為戒也 后山談叢

古今文集

雜著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弦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

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意首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愜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師生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備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論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學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導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神聖爾表得賢君俾爾由序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

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太節為臣，少忠為子，少孝使入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進學齋記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嫻與夫誦說講辯，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面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

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日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中身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散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箒，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其皮

膚擻撥其土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
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
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太
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
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脩身外以治人所
學愈高所治益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
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
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
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為王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官
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
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放扉寒則

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其憊也則即席以休以深
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
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題段謹脩紙二幅

晁無咎

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畏糧就學者成群半
途而廢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能盡
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止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
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而後
世之言曰講學似實實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
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狘蜀寡婦
清守丹穴以雄其都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為霸王師此非通

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乞褒封程頤奏狀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其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更相淬礪而其間志方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行至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

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于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頤之學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予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入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關東豈其行也哉伏望下禮官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

送張荊州序

張敬夫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發策太庭天子親擢為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早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學耶蓋天下之患莫夫於自足自足則畫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紛綸膠輅日更于前可喜可慕

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矣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物役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五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謮蓋一事之陳萬事所由陳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而不固而應天下之物而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沮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

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安於荊州之別也遂書以為獻

古詩

和張文潛贈晁無咎

黃魯直

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堅後生玩華藻照影終沒世安得八絃且以道獵衆智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未泯瀾九縣張侯真理窟堅壑勿與戰難以口舌爭水清石自見

律詩

送劉戶曹

呂與叔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氏得心齋詩話係不學

不讀南華

見文人相輕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一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
不願...
...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儒學部

著書

羣書要語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樂記我欲託之空言不如
載之行事孟序作為文章其書滿家韓文

詩句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韓夏鼎象九州山海有遺載歐
顏回不著述後世傳愈遠荆公書留後世法豈獨譏當世荆公
將論道精粗豈必在文字南豐吾觀一宋文字字照練素東坡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 一

墨池飛出北溟魚筆端殺盡山中鬼李自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坡

古今事實

晚年著書

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蓋為此也劉器之二云

著十萬言

莊子著書十萬言言六率寓言其沈洋自恣以適已

著五千言

老子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乃著書上

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

予金增損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於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著新語

陸賈著書號曰新語每奏一篇高帝稱善

著繁露等書

董仲舒著玉牒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

著白虎通

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三國典略著風俗通

應劭撰風俗通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
羨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
不同俗

著書言刑名

公孫洪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白金也漢書

入室操戈

鄭玄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玄乃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
吾戈以伐我乎

著雋永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雋永

同注春秋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不相識服在
外車上與入說已注傳多與玄同玄就車曰吾久欲注尚未了
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墻溷著筆硯

左思博覽欲作三都賦遂構思十稔閉庭墻溷皆著紙筆遇得
一句便書記之又見後王充

楊雄著書

楊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餽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
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
能明易入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時嚴

尤聞楊雄歿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楊雄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本傳楊子雲作法言蜀賈人賁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論衡

窮而著書

虞卿傳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世

解書辭繁

秦延君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二萬言桓譚新論

著論衡

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祕玩以為談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嘗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皆嘗讀之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皆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抱朴子

作稗官小說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注曰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間巷風俗

三才圖會卷之二
御書室
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今世謂偶語為稗

未備而終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者說陸軍臨亡曰窮
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
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
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抱朴子

著潛夫論

王符耿介不得升進蘊憤隱居著論二十餘篇以譏當世不欲
章題其名號曰潛夫論

不好其書

魏嚴幹善春秋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

而謂公羊為賣餅家幹口訥臨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
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裴諝傳

作博物志

晉張華讀二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為繁只作十卷
殷文奎故注

撰華陽國志

常璩叙蜀事謂之華陽國志

著昌言

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嘗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昌言
三十四篇

同注莊子

向秀義注莊子唯秋水至樂未竟而卒郭象為入薄行見秀義傳遂竊為己注乃注秋水至樂又易馬蹄一篇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世說

竊人所著

南史郊紹嘗撰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俟候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編千文

梁武宗教諸王書於殷鐵石於鐘王書中楊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

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尚書故事

躬自抄錄

南史王筠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賢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權輿惟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千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忘而已

丁官為一集

王筠所撰文章以丁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守各十卷宋楊億為文每丁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穎陰韓成退居汝陽蓬山辭雲冠鰲等集近世楊萬里詩集亦以丁官為一集云

撰區宇志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三十一 六 惠壽堂

隋大業初敕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濟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為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脩撰之意帝不悅遣內使舍人柳達宜敕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峙五吳之國以人物稱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穎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莫非彼士尔等著其風俗乃為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尔等可乎然於著述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即日敕遣秘書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郎盧作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凌敬序河南郡

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聞去取聽敕及奏帝曰學士脩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脩成一十二卷卷頭有圖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郎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為時所重云大業拾遺

作元經中說

隋王通為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作元經中說皆為儒林所稱

著玉燭寶典

隋杜臺卿常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玉燭寶典十二卷奏之

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脩國史上許之

著經典音義

宋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

著北堂書鈔

唐虞世南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北堂書鈔

作六帖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自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錄成書故記代無次論苑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志文采用者變以門目類粹而總名

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其時取上凡六科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者以帖為名其取此矣白書不止六類而帖之取數止於用六者說文小學之試小學又試之小者也從試云小者取其極數而名其書者謙取其十也 程泰之演繁露

自鏤板

五代和凝為文章以多為富自鏤板行於世識者非之

著鶻冠子

鶻冠子隱於幽山表敝履穿以鶻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

書言道家事馬援嘗師事之援後顯于趙騶冠子懼其薦已乃與援絕高士傳

奉詔撰著

宋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太宗日覽二卷因事有關則暇日追補嘗日開卷有盜朕不為勞也渑水燕談

著唐文粹

景興姚鉉集唐人所為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潭州刺史張登文集一策三卷權文公為序其略曰如求居寄別

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讀文粹欲以登之文哀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姚鉉請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有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以為苦以鹽水喂之莫其速壞後以火焚其樓該聞

著春秋編年

柳開知潤州胡且祕監為淮漕二人俱以文鳴於時且造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傳發明凡例之類竊侔聖作書罷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作書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案開編未暇閱開杖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

夫子者至若丘明以下公穀鄒鄭數子止敢傳述而已爾何輩
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有公白聊贈一劍以為強裴之戒語
訖俄逐且且闊步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之玉壺清話

作正蒙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而睡不然放不
下無頓處朱語錄

著佛經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他古書其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
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祖述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朱語錄

著傳燈錄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冷楊大年刪過故出
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朱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評楚詞注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却就那語意撰一事為證
却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朱語錄

書聖唐家藏楚詞後

黃魚直

章子厚嘗為余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余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
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余聞斯
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

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頗以世故廢學，且惜哉。

跋文苑英華後

周子充

臣伏觀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脩三太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二書闕，蜀已刊，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其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翱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故脩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真宗朝，姚鉉銓擇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華而傳，况卷帙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于世，則宜臣事孝宗皇帝，間聞聖諭欲刻江鈿

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定。觀帝乃詔館職袁集、皇朝文鑑、臣因及英華，雖祕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俄聞傳旨取入，遂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籍一二十員，皆書生，稍習文墨者，月給餐錢，滿數歲補進武校尉，既得此為課程，往往妄加塗注，繕寫裝飾，付之秘閣。後世將遂為定本。臣過許有三不可：國初文籍雖寫本，然校讐頗精，後來浸學改易，浸失本指，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一也。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或值押韻全韻，隨之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二也。元闕一句，或二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為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幸存者，轉增疵類三也。頃掌屬荆帥范仲藝，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徧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

則闕之凡經史子集傳註通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用惟是元脩書歷年多非出下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為三二詩或合為一姓氏差誤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間賦多用真字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乃真之省文以堯韭對舜榮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為萑蒲又如切磋之瑳馳驅之驅掛帆之帆僂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為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詳註逐篇之下不復徧舉始讐於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訖上蓋欲流傳斯世廣熙陵右文之盛章阜陵好善之優老臣發端之志深懼來者之莫知其由故列與國至雍熙成書歲月而述證誤本末如此闕析尚多謹俟來哲

秘書省書繁露後

程泰之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撿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千篇王盃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其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王盃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轂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晃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

露也則繁露也者古見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
 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
 象焉則玉盃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
 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
 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形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
 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題王充論衡後

呂南公

傳言蔡伯皆初得此書常祕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
 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
 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
 為過人之功何謬如之良金羨玉天下之公寶為其實於可用

取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即握行懷如恐入之弗知又兢兢於
 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乎孰禦
 天下之同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評文選去取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
 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
 獨取數首則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
 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
 小兒強作解事者

評龍城錄

柳文後龍城錄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

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朱語錄

評稽古錄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條進讀小兒讀六經了及讀之亦好未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又曰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又曰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 朱語錄

評指掌圖

指掌圖非東坡所為

評蘇子古史

蘇黃門古史儘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內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周之書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先入此其攷据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又曰伯恭子約宗大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辯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如伯夷傳孔子正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都是然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非馬遷為不是朱語錄

評范公唐鑑

范太史唐鑑第十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

得范氏此文字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是此乎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又曰唐鑑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細說得利害如身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又曰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味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又曰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朱語錄

評東都事畧

文公看東都事畧謂學者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他好處是甚事曰他好處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襖後挺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贖之半

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亦有好處不曾載得又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朱語錄

評胡史管見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文自獻于先主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又曰管見其為文字與所見甚高到着他自做處全相反○或問致堂管見初見之喜不可言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不可言又以專為秦檜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為一人者文公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耳又問如首章三晉事人多不以為然自今觀之只是怕温公耳文公

日誠是怕温公但如周王不分封也則無箇出場 朱語錄

評皇朝文鑑

伯恭文鑑有止編其文理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以爲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已忘其一。與伯恭書云文鑑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倦都觀菜園寺記之屬乃可入其他替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朱文公讀文鑑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如某平時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着底今揀得無已真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衰蠹

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意思把作好勸戒又無勸戒看他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又曰文鑑後來爲人所譖復吟崔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綯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綯多少好笑何獨收此遂去之更無入他文又曰如編得沈存中律曆一篇說渾天亦好 朱語錄

評容齋隨筆

洪景盧隨筆中辯得數種偽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却恐非實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已辯之矣 朱語錄

勸朱侍講勿著書

楊廷秀

某九月十月之交於甘道士會無疑連得報教一書幽憂滿懷

風濯雪釋即辰首冬殊温恭惟懸車里門天相台候動止萬福
玉卷尊梅均慶其老身幸安穩黃能臺駘輩察其納祿不官驚
股無可割者不蒙見崇而今歲秋熟不照年例特地助祝融為
虐坐饑蒸炊快快無奈先之以疢申之以河魚蓋兩月而後已
得書云股肱之疾移及腹心且艱於馮烏皮呻青竹是在醫法
顧不察耳藏神不曰孰使我饑渴之不恤者非書耶孰使我劇
自鑿心相推曾賢者非書耶其屢陳囊研積筆之方而以承授
石詭以酷嗜在此第恨病而力不足耳政使和緩復生能況此
學古之曾而砥此土炭之嗜耶諒及格棘宿罔之義節問焉於
益公益公報以二說今錄在別紙似聞所著楚詞解甚奇可得
而窺見否獻方之未既而又縱史之又似李公擇戒東坡勿作

詩而反送墨也一笑願言珍重用未眉壽
律詩

戲跋朱元晦楚詞解

楊廷秀

注易箋詩解魯論一帆徑渡浴沂天無端又被湘纍喚去看西
川競渡船霜後枯林無可羨饑吟長作候蟲聲藏神上訴天應
泣支賜江離與杜蘅

戲答楊廷秀問訊離騷之句

朱元晦

昔誦離騷夜扣船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鼻寒窓底爛却沙
頭月一舸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堪強借二峯
面且為靈均作杜蘅

自注云佛法不怕爛却禪家語也杜蘅一名馬蹄香本

草辨猶藥云細辛則杜衡水浸全直三峰謂華陰也

答袁機仲論啓蒙

朱元晦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令者象許君親見伏義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儒學部

書籍

借書 鬻書

羣書要語在則人亡則書揚子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不復

盡謂之汗簡後吳祐傳又造紙以當策傳咸紙賦盛書有青縑

裘布裘絹裘晉中經簿裘書衣也說文懷幽卷臚載妙抱密用

舍以道卷舒不失謝康樂書帙銘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糞染

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遜齋閑覽

詩句韓莊自家藝天起孔子大道寒於灰荆公饑來一字不堪杜

古今事實

文籍始生

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書序
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疏書之於木刻其側為
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書序

竹簡寫書

伏生口授尚書更以竹簡寫之書序

布在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方版也策簡也

折竹以寫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或傭人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
集書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拾遺記

李斯請焚書

丞相臣斯昧死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相雜燒之有敢耦語詩書棄市
以舌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
城旦所不去者鑿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制曰可史

漢世求書

漢惠帝除挾書之律武帝置寫書之官成帝時以書頗散

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以驢負書

李固為三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本傳

分書復歸

魏邴原師孫松曰充豫之士未有若君者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藏書于家游學八九年歸以書還松

載書與人

魏王粲與蔡邕善邕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知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

冢中古文

晉荀勗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詁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

省本傳

載三十車

張華無餘財唯文史溢九篋徙居載書三十車本傳

手抄口誦

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悅家富典籍彪於其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

在官寫書

北齊郎基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藏巾箱中

北齊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待讀賀佗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效為巾箱五經

寫書獲薦

北齊趙彥深初為司馬相如賤客供寫書相如善其無訛薦之

神武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於判國子監田敏校正

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 聞見錄

借書不進 以下係借書

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相譚欲借嗣不進 叙傳

客作借書

康衡勤學邑太姓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恠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主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西京雜記

借書成誦

延篤從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誦久之辭歸李度曰卿欲寫本何故辭歸答曰已誦之矣 先賢傳

送書一車

晉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

借書刊謬

晉齊王攸就入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

書淫

劉孝標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書帖不借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盧尚書甚寶之張賓護致書求假答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後盧公守潞州忽有人持此帖詣張公求舊張公驚問之云盧家郎書竊出遣賣耳張歎而却之

借書手抄

梁袁峻家貧從人假借書手自抄寫日課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不就權勢借

後魏蔡亮家貧備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固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不憚借書

齊崔慰祖字悅宗好聚書至萬卷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

寫書竊讀

陽城字亢宗代為官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無所不通

賃書寫讀

借書緝環

陸龜蒙借人編簡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

金澤叢書

發憤鏤版

母昭齋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後仕于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見陶岳五代史

揮塵錄

携餅借書

起峻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峻聞考城一士人家存之則徒步往見獨携餅食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峻辭曰所為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之室中峻闔戶晝夜寫錄饑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書

主人長揖而還

却掃編

投贄借書

倪若水藏書甚多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束脩投贄然後借之

唐餘錄

市肆閱書

後漢王充字仲子授業大學家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誦憶

買書輒寫

以下係齋書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舍人事文襄王交至請買華林徧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

假作鬻書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負鬻約取讀大重之

欲質班史

見飯門

賣書自資

陶梁字曼山少貧賣書於市以自資

鬻書無售

穆脩字伯長舉進士調汝州司理恃才忤監郡由是摺摭其罪坐削籍又與丁謂有布衣舊相遇於漢上一揖而去謂街之真宗聞脩有文謂言脩行不逮文老而益貧家有唐韓柳集鏤版鬻於京師有儒士數輩輒取閱脩謂曰先輩能讀得一篇當以

一帙為贈自是經年無售者

古今文集

雜著

寫書皆精

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寶雖不多而藏者精於雙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不經板印行石林燕語

借書一癡

以下係借書

李濟私資暇集云惜借書籍云惜一癡借一癡索一癡還一癡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啗還書一啗後人更生其詞至於三四因訛為癡焉緬素雜記載此

類聚別集 卷之三 德言堂

二事云擬之與噍其義同備書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按唐韻云統丑饑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以盛酒瓶則借書二瓶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蓋此物也山谷鴟亦用鴟字藝苑雌黃

借書須愛惜

借入典籍須加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齊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汚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

穢用也顏氏家訓

律詩

聞致政胡朝請多藏書以詩借書目

黃山谷

萬事不理問伯始籍甚聲名南郡胡遠孫白頭坐郎省乞身歸來猶好書手抄萬卷未閣筆心醉六經還荷鋤願公借我藏書日時送一鴟開鑊魚

題繼室蟠室

陳去非

萬卷吾人一字無打包隨處野僧如短檠未盡殘年債欲問班生試借書

雜著係萬書

皇文類聚別集 卷之三 德言堂

不肖子鬻書見閣閣子弟門

藏書

校書附

羣書要語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柳文陸文通墓表

藏之書府書序華匱十重緹巾十緹關子羣玉山先王謂之冊

府穆天子傳軸帶帙籤異色以別之唐藝文志芸香辟蠹故藏

書臺稱芸臺閣稱芸閣龜象典畧祕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

錦帕西京雜記五月濕熱蠹虫生魚書籍五月以後七月以前

須三慶疑作度節而卷之法須要天晴時於未疑是屋風涼

曝令乾若乘熱氣卷生虫彌速崔湜月令寶裝綺籍不敢觸手

金匱石室猶存其人滋外歟非內歟葉正則藏書記校書古人

寫書有誤字以雌黃滅之遜齋閑覽頻分溫煊之疑仍懼魯魚

之謬又披緝帙粗定鈔黃史館進唐書奏

詩句家書空萬軸涼曝困卷舒東坡歸來同食眠左右皆圖史

荆公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歐校書清墨賞舊史

磨丹註前經韓朱墨勘舛差山谷好事磨鈔勸舊經魯

古今事實

壁中藏書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室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

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科斗文字書序

其書五車

惠施其書五車

事類類身別集

卷之三

秦建祕府

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府。百官表

收秦圖書

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戶口阨塞者，以徇得秦圖書也。

漢建祕府

漢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西都賦 孝武建藏書之府，置寫書之官及諸子皆充祕府。藝文志

求四方書

河間王德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景禮樂

故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通鑑

名山藏書

司馬談太史公拾遺補缺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本傳

老氏藏室

後漢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寶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注老子為守藏吏，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言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僊為僊府，幽經祕錄皆在焉。章傳

有書數百卷

王脩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魏志

藏書二十乘

晉張華雅好書籍身歿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書溢于几篋常
徒居載書二十乘祕書監虞摯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焉
天下奇祕世所未有悉在華所由是博洽無與比本傳云

聚書八萬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作漢室頗謂過之

細書數十篋

齊沈麟手寫細書數十篋

唐世書庫

唐高祖武德初經籍亡散令狐德棻奏請求遺書加錢帛書籍
亡逸令繕寫數年圖典略備 太宗正觀中魏謩虞世南顏師
古為祕書監請求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手書繕

寫藏于內庫以官人掌之藝文志 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姓氏篇

策以為六藝九種十畧至唐始分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
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八千四百六十九篇嗚呼可謂
盛矣藝文志 元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

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藏之祿山之亂
尺簡不藏至文宗時鄭覃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訪於是
四庫之書復全分藏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數同上 薛稷知

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曰四庫
書景龍文館記

題藏書後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

教養及借入為不孝

書樓

由弘正為魏節度使沂國公樂聞前代忠孝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賢行可否李鄘孫礪好學家有書萬卷世號李書樓後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以種載之號書樓五代史補

聚書賜額

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威編之又名也廣舍百五十楹聚書于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

聚書後必興

丁度祖顯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

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後至參政謚文簡

收蓄古書

歐陽公平生於物必所好收蓄古書圖畫集三代以下金石刻一于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行狀

手自讐對

會輩平生嗜書家藏二萬餘卷手自讐對白首不倦

字畫之訛

以下係校書

張鷟云亥之與豕涇渭莫分魯之與魚淄渾莫辨注有人讀史云二豕渡河子夏曰巳亥渡河校之果然又簡帙磨滅以陶為陰以魚為魯注夏五注傳疑也威十四郭公注無傳蓋經闕誤也左莊二十四

校書天祿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
向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邾金之姓有博學者
下而觀焉拾遺記

韓文訛字

退之送陳弼秀才序多不乙字舊嘗疑之只看過了後見謝子
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宋語錄

明字未正

唐劉晏以神童為祕書省正字方十歲上召入樓中簾下貫妃
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上問晏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
對曰餘字皆正惟明字未正明皇雜錄

校書如掃塵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
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
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入政學始大成而成年不
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庶澤地汗晦日滋
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
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

起層臺起夏六月乙酉正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澆計庸千有七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楠三百八十有四一戶八牖梯衡藻稅坊墁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卑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凡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願解矣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于鄉至于室莫不有學頌之以文物聳之以聲名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府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頌而治啟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游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

他焉教化之本未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絃誦之聲格於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於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治斯民暢皇極序彞倫者捨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藥石庶幾永久無忽

張伯玉守河陽作五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伯玉一一閱之取書十五字曰六經閣諸子史集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歎伏

容齋隨筆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子瞻

象犀珠玉珍怪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
 絲麻五穀六府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
 目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
 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
 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扎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
 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
 是時得見六經者益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
 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

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
 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
 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
 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而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
 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
 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拓其端探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為
 已有見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夫而書固自如也未
 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
 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
 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

固所願游而不得者益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捨其餘棄以自
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書使來者知昔之君
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建陽縣學藏書記

朱元晦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
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
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備窮極可
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
來儒者相與遵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
書始出至於國家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
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

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而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頗或論
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牘所藏始不勝其多矣
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捨此而不觀也哉而
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
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
呼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况其所
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入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
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於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
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寅始斥掌事者
之餘金購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
充人之而世儒所謂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其間諸生既得聖

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當得書也。抑予猶有言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庶以俟。

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楊廷秀

余同年何同叔謂余曰。余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僊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爲屋。或云蔡經之舊宅。與王遠麻姑避

逅之地。或云僊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顏魯公記。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說。然乎否乎。未可知也。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爲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乘興孤往。至宮之中。總數武間。見松竹羅植。相得爲杖。前對五峯。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遊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于懷。雖去山未嘗離山也。後一年客裏逢今。邦侯江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復一年。郡事畢。葺者。斲廢者。舉。後一年。輒諏其地。踐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甍。乃閣其上。月扉風櫺。縹緲飛動。若出天半。迺斲大木。迺架。迺積。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皮。是剏道。

士李惟寅鄧本受相與戮力春孟作之季而落之談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為書其語江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而愛入不飾厨傳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貲方朋第時年最少出拜同年生一坐皆屬之且余與之合而離離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蓋其孤懷勝聞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彌高觀山之舉可以得其槩矣

書巢記

陸務觀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巢記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入者燕巢于梁巢之襲入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

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育巢氏是為未有官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顧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戶牖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群覆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交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稿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邪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知見者知之為詳見者

不如居者知之為重五石齋未造天道之堂與自潘離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月日甫里陸游務觀記

藏書銘

蘇子容

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洹水燕談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朱元晦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匪金厥簾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古詩

送諸葛亮往隨州讀書

韓退之

鄴侯家多書種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入強記

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五十餘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親不見錄送行過淮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遊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題張競辰所居萬卷堂

蘇子瞻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與楊雄問奇字清江縈山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閑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為老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濠梁定復五車書地上從來一編足

題李氏遺經閣

張敬夫

生世豈云晚六經初未亡向來言外旨睽視多茫茫隱微會得獨如日照八荒始知傳心妙物豈隔毫茫絕學繼顏孟淳風返虞唐讀書無妙所數墨仍尋行况復志寵利荆榛塞康莊自云稽古功此病真膏肓君家屹飛閣遍對群山蒼匪為登臨娛牙籤富書藏邀予為著語會意詎可忘一洗漢儒陋活法付諸郎律詩

寄題劉陽李氏遺經閣

朱元晦

老翁無物付孫兒樓上牙籤滿架垂更得南湖親囑付歸來端的有餘師讀書不見行間墨始識當年教外心箇是儂家真寶藏不應猶羨滿贏金

雜著 以下係校書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永叔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五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知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楊劉之作號為時文以取科第未嘗有道韓文者予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恠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

廿

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于近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誤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而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與張敬夫論程集改字

朱元晦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訥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

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瀆改者反復求之似未能不感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諭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某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諸說而求其文勢語默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竊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止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善惟其不尔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強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略說為尊其開之類是也語句利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絮羹此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

文字有窒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味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兼筆書事惟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他人強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為詞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所謂不當改者豈謂謝富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公沂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儒學部

讀書 勤學 不讀書附

群書要語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萬章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韓進學解有人讀書把卷即睡梁人因呼書卷為黃妳怡神養性如乳媪也金樓子不讀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語十一

詩句閉門讀書史清風窓戶涼韓讀書松竹林韓

事類彙編

古今事實

朝讀百篇

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五士墨子

常編三絕

孔子晚喜易讀之常編三絕鐵搗三折漆書二滅

讀書三手

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莊子

能讀墳典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即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讀書糟粕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君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存乎公曰已矣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莊天道

刺股讀書

蘇秦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擔新讀書見新門

晝則讀書

劉向專精思於經術晝誦書夜觀星宿

閉戶讀書

後漢孫敬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梁人曰閉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四
戶先生

鑿壁讀書

匡匡康衡勤學家貧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其光讀書

帶經而鋤

倪寬授業孔安國貧無資傭作帶經而鋤每休息輒誦讀在大學為弟子都養

讀未見書

章帝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五行俱下

應奉讀五行俱下

三餘讀書

董遇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其義自見從學者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答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三國志注

賃書寫誦

吳闞澤好學居貧常從人賃書寫寫既畢誦一徧

護雞讀書

高鳳自旦讀書至夜不息妻曝麥于庭冷鳳護雞時暴雨不覺水漂其麥

倚柱讀書見雷門

燃薪讀書

晉畢誠夜燃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四

聖文卷見別集

囊螢誦書見螢門

宵鐘讀書

南史丘仲孚少好讀書常以中宵鳴鐘為限

隨月讀書

齊江泌少貧晝日斫柴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書升屋

讀書萬卷

梁陶洪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

讀書相譏

劉昫為僕射傳迪為左丞傳讀書而不解義劉惟讀老莊而已
傳道劉云止讀十二卷何足多劉道傳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
可謂書麓世說

止解讀書

隋劉行本為右庶子時劉臻胡克讓陸爽並以文章為太子所
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

乘牛讀書

唐李密以蒲鞵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見曰何書
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也素奇之

黃卷對聖賢

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詰眾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
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願讀祕書

唐李邕見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直祕書嶠曰祕書萬卷豈時

唐文類聚別集

月能言耶固請乃假之未幾辭去嶠試問奧編隱帙其辯如響
嶠曰子且名家

折節讀書

陳子昂始以豪家子任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
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朋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
無不該覽

隨處讀書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
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頃
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庠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
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

所作文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歸田錄

懷餅讀書

郭宣徽達少時日懷一餅讀書於京師西樓上饑即食其餅沽
酒一升飲再讀書紙暮歸率以為常

煮粥讀書

范文正公未遇時與劉先生讀書於長白山日煮一升粟米俟
其凝晝為一塊且暮各食其一後官至參政

夜話勝讀書

唐彦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若止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

讀書澆習

山谷與人書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胃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自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藏火讀書以下係勤學

後魏祖瑩初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灰中藏火父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梁沈約少孤讀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勞生疾常遺滅油滅火

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輒篝燈密室不令母知蒙求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大

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言行錄

唯勤讀書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曰無他術惟勤讀而多為文自工世患作文少又懶讀每二篇出即求過入如此鮮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知有味東坡雜記

恨不讀書以下係不讀書

宋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北齊盧潛與弟士遠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坐不讀書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獨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皇夔稷契之時有荷書可讀荆公默然邵氏後錄

掉書袋 見不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錄蠹書魚辭

楊大年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且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耶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

所以扶世而佑民亦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墮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以降迄于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剗刻經典浮華相綜巧偽相銜剗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聖人之道日以刻薄而不脩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谷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去

書貴熟讀

朱元晦

書只貴熟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知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却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終是飢餓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屬有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得讀今之

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論語孟子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要摸寫他之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語錄

古詩

讀書堂詩為朱智叔作

陳師道

昔人三百篇善世已有餘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囁嚅一旦登東部筆硯隨掃除閉門畫眉隔屋聞歌呼奉公用漢律寧復要詩書俛首出跨下枉此七尺軀為邦得畿縣政密自計疎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用意簿領外築室課典謨平生五千卷還

舍不閒途近事登唐漢稱以詩自娛復作嫵事飲醉卧擁青奴
桃李春事繁軒窓晝景舒鳴屋鳩渴雨窺簾燕哺雛休吏散篇
帙風篁獻笙竽忻然一啓齒斯民免爲魚

李氏讀書堂

葉正則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矧今治華
屋山翠湧前除風煙聚景趣花竹成畫圖二人烏紗恰子弟綠
羅襦新粧爾紙印上記開闢初展卷忽有得快如奏齊竿勉哉
造其微勿逐皮毛麤

烏江史氏讀書堂

張安國

漫有五車書不讀豈似一編勤過目癡兒驚高肆蠹書魚巨富才
籤塵滿屋市南水竹一畝空平生腹笥史長公閉戶却歸得真

樂真搜萬古窺鴻蒙淹留歲時亦何有策勲茲事要持久五家
文昌讀書處好在溪山落君手上方治定登文儒東觀石渠森
寶書望公起直承明廬從來海內知名士須讀人間未見書
律詩

讀書王幾復一首

黃魯直

身入群經作蠹魚斷編殘簡伴閑居不隨當世師章句頗識揚
雄善讀書

得君真似指南車杖策方圖問燕居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
是不完書

讀書有感二首

朱元晦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

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雜著 係勤學

古人勤讀

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荻尺寸，燃則讀書。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天而臥，犬亦饑虛，起行求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太學。顏氏家訓

作史

群書要語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玉藻 汗簡以火炙簡

令汗取其青，易書後不盡，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後吳祐傳注

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劉子玄傳 史官權重宰相宰相

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人。宋敬則傳 宰相升沉人於數十年

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下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歿生權也。孫

可之文。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帝朝之捷。穀

梁序 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韓文

詩句 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杜 鮮明左氏辯，馳騁馬遷筆。歐

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山谷

古今事實

孔子作春秋

孔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世家哀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於是年

司馬遷史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事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裡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本傳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為太史令掌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本傳

班彪父子

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年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又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記表傳志九十九篇本傳

汗青無日

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每欲載一事皆閣筆相視含

毫不斷故劉子玄曰頭白可欺汗青無白

史文之難

范蔚宗作黃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跡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即馮衍馬援勝得一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大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文字作皮章步里容談

私憾曲筆

陳壽為諸葛亮書佐得捷百下後論武侯云應變將夏非其所長

乞采作佳傳

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下儀丁虞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

賈子斛米見與竊為尊公作佳傳下不與之竟不為立傳本傳

陳壽卒詔下河南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

子改父史

晉孫盛為祕書監尋晉陽春秋詞直理正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乃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鄉門戶事其子拜謝請刪改之時盛年老性方嚴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已寫兩定本寄慕容暉伯西分

子襲父史

王銍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召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隱文辭鄙拙無舛不倫是書次第可觀皆

其父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本傳

私撰晉陽秋

宋王韶之私撰晉陽春秋時人謂之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世佳史

史筆不公

北齊魏收脩魏書不甚能平脩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抑之當使入地初收得陽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沒其惡而增其善書成衆口喧然號為穢史

不忘私憾

北齊崔悛初為常侍求人脩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魏收輕薄徒耳又欲陷收以不孝之罪收銜之收後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說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評南北史

唐李延壽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作紀謂之北史本宋末初元年盡陳禎明二年作紀傳謂之南史凡作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穢辭過本書遠甚本傳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識特為繁悵陳正敏避齋閑覽

天子不觀史

唐文宗就起居舍人魏摹取記注觀之摹不可日記注兼書章

惡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何嘗觀之對曰此向者史臣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世乃止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

直筆不避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脩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所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世

史官豈為金米

唐劉允濟為著作郎常曰史官善惡必書權豈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來僕乃視若浮雲耳

實錄盡竄

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怠卒竄定無完篇抑方贊

司馬公作通鑑見辭舉門

宋子京脩唐書見寵妾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人禍天刑

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歿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誅班固度歿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歿家習鑿齒無一定崔浩范曄亦族魏收天絕宋孝主誅歿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

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與劉秀才論史書

班馬優劣

張輔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送辭流離亦足明其大才也名士優劣論

評前代史

唐子西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漢書亦為來生種

矣

對偶難施於史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筆袍佐鼓聲非所宜云宋宗文筆記

評孫公唐史

司馬溫公書孫公唐史後云孫公之翰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申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公私必間則增損改易未

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脩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驅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之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

評東萊大事記

呂伯恭大事記辯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大抵謙退不敢當作書之意故左傳通鑑已載者不復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洪張湯姦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又曰東萊大事記做時已自感疾了

日要做一年若不次自漢武至五代只千年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煞有工夫只二句要包括一段意

評尊堯集

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鬧却不於道理上理會蓋他只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隱微處他都不會攻得却只是把持如云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日錄數段却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

評東都事畧

先生嘗看東都事畧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偶因閱陳無已傳他好處却不載問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童子厚不着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

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或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朱語錄

古詩

羽史

劉彥冲

禽殫繁弱棄兎盡韓盧亨英雄起乘時時沮力難爭精蒐閉尺
冗壯骨颺飛塵淒涼千載下聞風凜如生羸秦失其鹿圖王各
崢嶸斯人顧盼間漢楚分重輕臣雖替末路君亦寒初盟豈不
念疇昔有戰同艱辛誰云漢網疎豪俊屢拂綵高蹈欣擊鮮括
裘同飲醇

